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

慶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
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
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
比量門譯寮僧伍競造文疏時譯經
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
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
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
至哉變通爻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
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
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
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
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真俗而
兩亡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
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
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
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宗世

觀其應迹若有去来察此真常本無
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
明德无遠不臻是以萌蔕疇昔神光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款於
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
輪而臨四有握播極而撫万方耀慧
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
逐荒抄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
之都振膂教於无邊通車書於有頂
遂使百億須弥旣咸須於望祑三千
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敀荒服於藁街
十八𡸁陁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
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
慧夙成該覽宏贍德行純粹律兼翹
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
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
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
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
无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蔥嶺不由
味於蒟醬直路式通豈藉佩於杜衡
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永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馹聿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群經多所通悟皆蒙別 勅追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棲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棲遁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既簪仕於上京猶曲睠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年切思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宗廿

閒遊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
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才
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
推陰陽之慘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
生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
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
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
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强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
乎法師後逢因明劉行義趣幽隱是
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
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
之多不能解今者復能通之可謂內
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
未之前聞恥於被試不知復為强加披
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憑比量而
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
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
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
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楯義
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疊
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
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
下三卷号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
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
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
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
鄗巳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
難見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挍仍更
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
外无人解无處道聽逢說若言生而
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爯請
尚曰傳燈闇一知十方稱殆庶況才
生平不見率尒輙事含毫今既不由
師資注解能无紕紊竊聞雪山夜叉
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句令
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
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徵
陋愚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
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
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
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
之三藏秋七月巳巳譯經沙門慧立



宗世

聞而懸之國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
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
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
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
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无生其猶
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
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无乃
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
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柏
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捴三藏於
胷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
肩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
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
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
歸序析邪之軌式雖未爲玄門之要妙
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
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
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
端苟覓聲譽妄爲穿鑿排衆德之
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
囂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
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
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金

竃之甚陟乃言俔閬之非難銖埊觀
棘林之昜羅亦謂扶桒之可網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
居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
稱元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謗覺自媒而
獲搢紳之推仰也去立致書其事遂
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𢪛宣聞其
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撥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或尨識　流晦未悟　圓覺所歸
文淪愛海　舟檝攸稀　異執弗覺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絕過達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滌淨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誇謗崇德　唯唯浸褻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殁雙樹
徹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七張　通

宗廿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鑒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别有單開遠適羅
浮啚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義
雖寘會幽遙事理絶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
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荅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
幢桓椎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
對難合膝而能闡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閑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巳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崘之

歸无諍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跡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
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
不側聽瀉瓶皆望湯盈滌掉悔之源銷
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
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慧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御法體然
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
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
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
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巳後歲將二千
正法既遙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章覺
道寖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陁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覩七處八
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娑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持恒河如
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
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
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模姤路既得之
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九張 一通

大小莫不韞之智懷理无深淺悉能
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
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
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陁
羅佛法稟自生知无㝵辯才寧由伏
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爲各
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旣已執
情道俗企望拍定秋霜已降側聽鍾
鳴法雲旣敷雷震希發但龍爲蹴蹋
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說无垢釋疑則苾蒭悉曇
亦優婆能盡輙附微志請不爲煩若
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
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
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
弟子栁宣白庚子譯經僧明濬荅栁
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鑒是



寅

抑重為輕　顯允上德　未動遺榮　俟諸達觀　用簡英英

照日氷散　體道居貞　昂昂令招　定此權衡

投珠水清　緞加譽毀　藹藹含情　聊申悱悱

遥述曰頌於塋表預贍歸遊之詞覽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慯結者沉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翳薈而自處九十五道競狀仗以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亡緣僻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慈愛海濟稟識於三空弥彼邪山駈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發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緇穎網者接武維絕紐者肩隨莫不遠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華雁替可略而詳惟令三藏法師蘊
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憫来教之多闕緬
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
弔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関而遠
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
微旋化神州揭真弥譯遣詮闡典大
備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
義妙絶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
求之无求蠱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
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
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
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释言冲宗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
神優智詳本正末緝澀玄籍大啓幽
関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鄣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
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巳飲河滿
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極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典冊非此所
云也吕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擢多能
署字該通夙彰博物戈獵闗墳之典
鉤深探賾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颷於辯囿摛光華於翰林驤首
雲中先鳴日下五行須其筆削六位
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擇冊尋
彖戲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
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翺翔群略綽有
餘功而欽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
生戲尒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
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
覈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
四十自元一是自旣元是而能言是
疏本元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
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
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
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茲貽失致惑病
諸且掇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

體皆假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鎖窮二論
師己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
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城為滅城
豈唯差離合之宗因盖亦違倒順之
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
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
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弁雜乖訛
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
无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
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万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
无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
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
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
免豈得茍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
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
由率已致斯狷狷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四張　適

可得乎試舉二三與詳大意深瘢繁
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
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
固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辟洪鐘非
搊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沉秘襟期邈遠專精
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覩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禪竈之未工神无
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
間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
御法體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
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期且寂氏
天師崔君特膺共貽伊咎夫復何言
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於金鍮耳
惟公逸宇寡廓學殫墳素庶身仁
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淡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
職處儒林捃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
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
義符指掌事如俯拾鐏俎咸推其准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

奧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禀自風
成弘讃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諠議同
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膝允光大義非
夫寺煎內外照寅鄰幾豈能激揚清
濁濟俗迬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
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
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慚
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
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
而霈澤必霑詞雷迸發恐无暇掩耳
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
林潢洿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
疎弥增悚恧指述還沓餘无所申釋
明潛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
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
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鄭佐

月冊　代王　弘為　皇太子　代子就
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人施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參法師遂問
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
可以光揚又不知古来翻譯儀式如
何法師報曰法藏沖奧通演實難然
則內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
在　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
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苻
姚已来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
助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
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
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
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
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　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
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
蕭璟等監閱詳緝今獨无此又慈恩
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楊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眀
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
遂為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
兼撿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
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
勑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
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
撿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
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黃門侍郎兼撿校太子左庶子汾陰
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撿
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
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
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
三兩人罷朝後
勑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云師
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
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
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
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
覺淚流襟袖因曰法師自率徒眾

等詣

朝堂奉表陳謝表文決二月有尼寶乘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摠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勑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

勑莊挍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暎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眾適王城矣既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餘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為闍梨諸德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鶴林

寺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又奏請
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覲施隆重　勑遣內給事王君
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
生善焉鶴林後改爲隆國寺焉無幾
御製碑文成　勑遣太尉公長孫無
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
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
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況乎法門沖寂現生不滅
之前聖教牢籠示有无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
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
空低之幹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
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
欽風魂沉雪山之偈終流法雨清火
宅而辞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
朕逖覽緗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
其唯釋教歟　文德皇太后憑柯瓊
樹疏派璿源德照塗山道光媯汭流
芬彤管章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

徽猷於万古遷而陰精掩月永戢貞
輝坤維絶紐長淪茂跡撫奩鏡而增
感望陟屺而何追昔仲由興歎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葺創兹金地卻背
邠郊黙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左面八川水皎池而分鏡
右隣九達羽飛盖而連雲抑天府之
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尒其雕軒架逈
綺閣淩虗丹空曉烏煥日宮而泛彩
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薫徑秋蘭
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蒙丹燈皎
繁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逈剎彩縈
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
軒簾舒卷網靨宿而編珠霞班低岫
之紅池沉漠煙之翠鳴珮烏宵鍾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岂直香積天宮
遠慙輪奐閬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
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綢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逈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乎髫齔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逈秀千齡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二十張 通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迺投迹異域廣飡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天巨海假[illegible]
浪而羅遊亘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逝
平郊散緒承單雲嶺之風瞻野伍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
躉隻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跡窮
智境探賾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條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
從補已缺之文于時迺睠靈基棲心
此地卯宣奧旨葉重翠於祇林遂闡
幽關波澄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
八正肅志雙林庶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顧 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闕
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
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
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
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
虛盈淳風之謝澆俗潛生愛波滔識

業霧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乘幽玄源控鷲峯邁時龍宮廣闡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賸言聖敎載想
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經
奩鏡哀深棟宇灌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靈朝假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万古乃興輪奐寔擕彫華紫棟留月
紅梁藻霞雲窓散菓風沼翻花蓋促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霊冲
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
飡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速
六龍馳騖亘夜銷氛幽關啓曙茂德
垂範徽塵表譽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二月丁亥君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覲河宗之奇寶虔開秘篆聆雲英
之麗曲包万菓之鴻規籠千祀之殊
觀相趍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慧日西
照朗亘夜而開冥法流東從洽陳英
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歷代迭盛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裁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二十三張　通

弥光出要之津允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摽龍象
重茲潛發沖旨爰製豊碑妙思難涯
玄襟獨王義超繫表理邃環中邑等
夙蔽真宗幸窺
天藻以坳堂之量揣靈鼇之峻蟞蜉
蝣之情議仙驥之遐壽式歌且舞咸
誦在心循覽周遍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